



(二) 註釋：鳩摩羅什大師主持譯經是一邊講解，一邊逐譯的。僧肇大師將他的講解加以整理，作為注釋。例如弘始八年重新譯出「維摩經」後，肇師就作了注釋，並為撰序說：「余以暗短，時預聽次。雖思乏參玄，然粗得文意。輒順所聞，為之注解，畧記成言，述而無作。」

(三) 著述：僧肇大師常以流暢的語言文字，準確簡煉地表達般若空宗的基本思想，產生了重大影響，他在羅什大師譯成「大品般若經」後，就將自己聽講的體會寫了「般若無知論」，呈請師傅印證。得到羅什大師的贊賞，說：「吾解不謝之，辭當相挹。」後來竺道生又將此論帶給廬山隱士劉遺民閱讀，劉大為稱頌道：「不意方袍，復有平叔。」把他比作魏晉玄學開創者之一的何晏。劉遺民致書就論文中的幾個問題提出諮詢，大師在「答劉遺民書」中作了回答。此後，他又撰寫了「物不遷論」與「不真空論」。這二篇論文與「般若無知論」被認為是僧肇大師佛學代表作，與另三篇序：「維摩經序」、「長阿含經序」和「百論序」均載於僧祐編的「出三藏記集」中。另撰「鳩摩羅什法師誄」則保存在「廣弘明集」內。

僧肇大師是鳩摩羅什四大弟子中最年輕的一個，但人們都把他與慧觀一起稱為羅什門下「精難第一」。他對般若空宗理論造詣很深，思辨能力又強，成為當時活躍的佛學理論家。不幸的是，在鳩摩羅什大師圓寂後一年，肇師竟應化緣盡，離開人間，世壽三十一歲。「景德傳燈錄」卷二十七說他是被秦主姚興殺害，但近代佛教史家湯用彤在「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」中認為此說不可靠。

「肇論」是梁陳間人匯編僧肇大師的論著成集的。第一篇「宗本義」，就其思想內容而言，偏重在虛無，近似慧遠的本無說，與大師一貫主張的觀點大相徑庭。且陳慧達「肇論疏」中並沒有此篇，看來是後人滲入的。還有最後一篇「涅槃無名論」，不

僅文筆、體裁不同，甚至觀點也與「不真空論」有矛盾，據考證很有可能屬於偽作，但此篇「高僧傳·本傳」中已有節引，可推定出世時間較早，有人據此認為是大師所作，究竟如何，猶待於進一步探索。這裏我們簡要介紹「肇論」中主要三篇論述：「不真空論」、「物不遷論」與「般若無知論」提出的觀點。

(一) 「不真空論」通過對宇宙萬物性空的分析，教導人們從「修智」實踐中以般若智慧去洞照性空之理，「即物順通」，直接就萬物的假有看出它的本性空無，從而掌握般若以達到「空觀」的實質，求得人生的根本解脫。「不真空」者，「不真」故「空」，「不真」即「空」之謂也。「不真」又可從「不異」、「自虛」、「假號」三方面來說明。大師在論中寫道：

「萬象雖殊，而不能自異。不能自異，故知象非真象。象非真象故，則雖象而非象。然則物我同根，是非一氣，潛微幽隱，殆非羣情之所盡。」這是「不異為不真」。至於「自虛為不真」，大師認為從「空觀」的觀點來看，萬物本來沒有差異，也是本來自性空寂的。他說：「萬物之自虛，豈待宰割以求通哉？」又說：「是以聖人乘千化而不變，履萬惑而常通者，以其即萬物之自虛，不假虛而虛物也。」大師又引「放光般若經」：「諸法假號不真」說：「故知萬物非真，假號久矣。」

「不真」即空，進一步說，「空」是存在的，存在於萬物之中，與萬物相即而不相離。他又引用「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」歸納說：「故經云：甚奇，世尊！不動實際為諸法立處，非離真而立處，立處即真也。然則道遠乎哉？觸事而真。聖遠乎哉？體之即神。」這一思想對後世的禪宗有深遠的影響。

(二) 「物不遷論」在慧達「肇論疏」中有這樣的說明：「今不言遷，而云不遷者，立教本意，只為中根執無常教者說，故云中人未分於存亡。」

在僧肇大師看來，小乘如聲聞、緣覺就執着無常，而不懂得宇宙真實。他的「物不遷論」就是爲了反對那種主張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有的小乘有部說法。根據般若空宗「不來亦不去」的中觀觀點，辯難小乘有部的思想。

「物不遷論」引用「道行般若經·薩陀波倫菩薩品」所說的「已去無有去，未去亦無去。雖已去未去，去時亦無去」偈言，從般若空觀來證萬物無所來，也無所去，因而得出：「物不遷即動而求靜」的結論。他寫道：

「故『成具』云：菩薩處計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。『摩訶衍論』云：諸法不動，無去來處。斯皆導達羣方，兩言一會，豈曰文殊而乖其致哉？是以言常而不住，稱去而不遷。不遷，故雖往而常靜；不住，故雖靜而常住。雖靜而常住，故往而勿遷；雖往而常靜，故靜而勿留矣。」

「成具」即「成具光明經」。「摩訶衍論」即「大智度論」。據「大智度論·含受品」：「須菩提，一切諸法不動向故。是法無來處，無去處，無住處。」可見「常而不住」，「去而不遷」，「不住」、「不遷」相即。

(三)「般若無知論」是大師在參加翻譯「大品般若經」後撰寫的一篇重要論述。其要點是闡述般若無相無知的道理，通過對般若性質的解釋，指出學佛成佛的道路和方法。由於此論評議了般若相無相，有知無知的問題，論述了觀照宇宙性空，追求佛教最高境界的可能和途徑，也就涉及主觀認識能力和客觀認識對象的關係等認識論的問題。大師指出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智慧、認識：一種是「聖智」，即佛（聖人）的智慧認識，稱爲「般若」，是最高，最全面的智慧，最真實、最正確的認識；另一種是「惑智」，也稱「惑取之知」，是由於人們迷惑事物的本性而產生荒誕的認識，是對現實世界的虛妄認識，是「不真」的認識。

。至於般若含義，就其客觀方面說是性空，但從其主觀方面說是大智，即能洞照性空之理的智慧。大師在「般若無知論」中是這樣描述般若的：

「聖智幽微，深隱難測。無相無名，乃非言象之所得。」又說：「智有窮幽之鑒，而無知焉；神有應會之用，而無慮焉。神無慮，故能獨王於世表；智無知，故能玄照於事外。然其爲物也，實而不有，虛而不無，存而不可論者，其唯聖智乎！」

大師的「般若無知論」，包含了鮮明的針對性，就是要排斥「惑取之知」，這是他見解獨具之處。在他以前，講般若只說是「智空」、「如虛空相」，而他恰能進一步指出是「無惑取之知」，從而引導大家建立正確的認識，可見他的「空」論是非常徹底的，因而博得了鳩摩羅什大師稱讚他「解空第一」。

「肇論」一書在我國南朝以後，幾乎歷代都有人注解，其中以陳慧達的「肇論疏」爲最早，唐元康「肇論疏」爲最詳盡。目前還有英文譯本。僧肇大師的佛學理論不僅在東晉時期引起巨大的反響，而且對後世佛教的影響也很深遠，由於他和羅什大師對般若「三論」學——龍樹的「中論」、「十二門論」和提婆的「百論」——的研討和弘揚，促使三論學的興起，到隋唐間形成了以「諸法性空」的三論宗。它的創始人隋吉藏和尚在「大乘玄論」中說推崇僧肇大師「可謂玄宗之始」，這等於尊奉他爲三論宗初祖，可見其淵源之深，影響之大。此外，禪宗所說的「教外別傳」、「自性真空」、「立處即真（空）」、「見性成佛」等觀點也與大師的性空學說有一定的淵源關係。明藕益大師在所著「閱藏知津」的「凡例」中更推崇至極地說：「此土述作，唯肇公及南岳、天台二師醇乎其醇，真不愧馬鳴、龍樹、無著、天親！」事實上僧肇大師也確爲我國佛學史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！

衷心祝願：僧肇大師乘願再來，般若性空學說光芒萬丈！